

新
世
纪

编年文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主 编 陈思和
本卷主编 何向阳

2003 年短篇小说

新世纪

编年文选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主编 陈思和
本卷主编 何向阳

2003 年短篇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短篇小说/陈思和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4

(新世纪编年文选)

ISBN 7-80603-922-8

I. 2… II. 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957 号

本卷主编 何向阳

责任编辑 吴 兵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0531)2053182(传真)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l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10.375 印张 24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死去的，活着的

——作为人心考古的小说世界

何向阳

莫言在《木匠和狗》中，教已被埋住大半身子的木匠风箱李在土坑里对着活埋他的神射手管小六喘息着说，也好，我想起来了，知道你为什么恨我了。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究竟为什么恨到要叫他死的答案留给了读者？这部小说，时空跨越，从钻圈的爷爷剪切到钻圈成为爷爷；文本跨越，讲述套着讲述，以字体区分着两个世界。更有射手与鸟、木匠与狗、鸟与林木，组成的生物圈，从后来发生的结果言，这圈“索”是链形的，相互依存，相互仇恨，以致相互残杀。落到最底，在找不到鸟的神射手与将鸟栖身的树木伐掉的木匠之间，这时动物都不见了；落到人间，最根本，仍是生存。而生存，有时候，确是你死我活的。这个道理，不知道是不是另一重意思的钻圈。

管小六把那把大肚子锯抖开，一手握着一个把子，锯齿朝下，猛地插进土里，然后往前一推，一大夯土就滚到坑里去了。

我曾在一篇谈 2002 年短篇业绩的文字中讲，文学研究，与考古的接近，一种层层剥蚀纠缠不已小心求证于过程中等待结果浮现的沉缅，一种向社会人心的地面向下铲的考古，铲铲向完整的城池接近，却不知哪一铲能够掘到“黄金”。短篇的田野提供了观察与估量的基点。也许再过几百年，有另一些文化人类学者会于它的遗址前，言说争辩，复生还原。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纪录，不过是一种素材的累积，一种经由现实直至人心的描述和提纯。

作为人心考古的小说世界，并不意在取消小说的自性，它的创造的另一根本，也在观测与估量，只是它用的尺寸是看不见的，它

得出的东西也难用量度结论。文学是人学，这一点，大约也意含了文学与人类学的叠合处，只不过后者是对于“已死”的归纳与核对，有绾结的意思，而小说却言说“活着”，只有讲述，没有盖棺。所以前者保持着它锋利的敏锐，那刀子用得久了，也“杀”人，而且是见血封喉。须一瓜《雨把烟打湿了》，用的是利刃，叶弥《猛虎》用的是钝刀。

小说就是这样一种事物，它无法轻视现在，于民俗与常识间，它无法对后者不作发言，它与时俱进，热衷风潮。它要切切实实的物质生活，于此之上，它才能书写和测量精神需求。它是现在进行时的。它顽固地将我们的眼光拉回来，拉到内视。它冷冷地注目于这个世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切正在人心中悄然登场。孙春平《乡间选举的乐子》、野莽《赔人》、尤凤伟《冬日》、铁凝《逃跑》，事件在后台，热闹的样子，却那人心情悄发生着演变、迁移，难以一语说清，权力、权利、奴性、贫穷、盲动，左奔右突地找不到倾泻的道路。人与人间、个人与群体间，或者同情与承情的累与烦闷，都发生了悄然位移。

中国有句老话，叫“人心不古”。意在人心之变已大大超出料想的可能，无法回到古时候了。可是有时候，这个“古”字还有一个意思，它是一个标准，那个看不见的尺度。它横在那里，在一些基本上，有着亘古而今不能变的东西。而我们面对的恰是一个变的世界，横着讲，是已沸扬了的全球化，那个“古”字在它的压力下不可能不起物理反应。纵的讲，是现代性，已不单是理论与纸面的议论，而有着于人心中激变的化合作用。两者，内质里，有重叠部分，小说，于这时的人心之镜，便能照出些较其他时代多一些的褶皱。所以，如果说“古”，《冬日》真的是不古的一面，连刺客的职业品质也不能与先秦时的古风相推敲了。还有《小卖店》，它的不古，在于妓女的节义也不能与历朝代的行规相比拟了，而什么是“良家”却是重重的一问，那种总以自己认定的模范而规避他人以彰显其优越的人，可以在另一重意义上称为良家么？真的是旷古的一

问。艾伟这部作品中的两个女人，细读的话，在结构与人性上，和叶弥《水晶球》中同爱着三三的杜阿汀与吴敏达之间，莫言的木匠与神射手两个男人之间，有着生存意义上的微妙对位。只是她们的争夺，更碎裂，也更内在。

说到考古的“古”字，还是有活着的人、事。在繁华世上仍葆有古道热肠的人不是没有。叶弥《水晶球》中的两个男人，石舒清《表弟》中的那个男子，或者还可算得上有情有义的“大老郑的女人”，无论友谊、爱情、还是生存，都本心而动，不枉为性情中人。苏童《骑兵》与石舒清《表弟》写了两个表弟，却不同水土，可以比较着读。王安忆《发廊情话》与艾伟《小卖店》均涉及发廊业务，却也是风情相异，刘庆邦《离婚申请》、何玉茹《杀猪的日子》、魏微《大老郑的女人》都写到浅浅淡淡的婚外情，却能咂出不同滋味。红柯《披着羊皮的狼》与王松《雪色花》，一个写人与狼之间的斗智，一个写人与人之间的相残。写狼的，猎人手握狼尾烤火，他终失去了一个长期对垒的对手，这种失去也拿走和掏空了他的一部分生命感受；写人，在交出的机械论文后面却埋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结与不洁，把这个故事放在“文革”间去写，人性中的多面性真的是很赤裸地展现出来。死与生，就这样纠缠在一起，互不相容的，却也首尾衔接，水乳交融。不太一样的，是范小青的《钱科钱局》，文字相当洒脱，写人心到了细发地步，也只能是南方女子才可能有的叙述。小说里有种超拔的气息，却也不避人心的细处，于最细最深的地方，有一种洁净，不摇不动，以最强的温柔坚守。这样的坚持，有郭文斌的《雨水》、傅爱毛的《小豆倌的情书》，一切优雅而纯美的内心都因为有着不动不摇的坚持而蒙上一层与这变动的世界有着隔离的水雾，它透明、清新，却也瞬间即逝。

也是一种“古”么？于已变化太多的世界里拥抱着自己不肯轻易示人的古心。只在某个时辰，怦然一响，随之归于寂静，仿佛不屑让吵嚷的世界再次听到。

近年来，我愈来愈认同于小说是半文学风格的人类学话语，它

关乎社会人心的最个体的经验，为人类学内部的核“芯”发展提供了太多的例证。这个没有范式的模糊文本，这种现代写作面目展现的修辞，这种不是与世隔绝的社会研究，而是对日常生活细致观察之上的问题记录，这种亲察式的微观实践，于最个体最基点上的对人性人心所完成的注释，使文化与个人的辩证法得以于一个更繁复的世界遭逢考验。

2004年1月5日

目 录

1/ 序：死去的，活着的	何向阳
1/ 木匠和狗	莫 言
17/ 骑兵	苏 童
31/ 水晶球	叶 弥
46/ 小卖店	艾 伟
65/ 表弟	石舒清
82/ 送一个人上路	张学东
95/ 乡间选举的乐子	孙春平
103/ 赔人	野 莽
116/ 冬日	尤凤伟
137/ 逃跑	铁 凝
149/ 杀猪的日子	何玉茹
164/ 大老郑的女人	魏 微
185/ 猛虎	叶 弥
198/ 雨把烟打湿了	须一瓜

木匠和狗

莫言

钻圈的爷爷是个木匠，钻圈的爹也是个木匠。钻圈在那三间地上铺满了锯末和刨花的厢房里长大，那是爷爷和爹工作的地方。村子里有个闲汉管大爷，经常到这里来站。站在墙旮旯里，两条腿罗圈着，形成一个圈。袖着手，胳膊形成一个圈。管大爷看钻圈爷爷和钻圈爹忙，眼睛不停地眨着，脸上带着笑。外边寒风凛冽，房檐上挂着冰凌。一根冰凌断裂，落到房檐下的铁桶里，发出响亮的声音。厢房里弥漫着烘烤木材的香气。钻圈爷爷和钻圈爹出大力，流大汗，只穿着一件单褂子推刨子。欸——欸——欸——散发着清香的刨花，从刨子上弯曲着飞出来，落到了地上还在弯曲，变成一个又一个圈。如果碰上了树疤，刨子的运动就不会那样顺畅。通常是在树疤那地方顿一下，刀子发出尖锐的声响。然后将全身的气力运到双臂上，稍退，猛进，欸地过去了，半段刨花和一些坚硬的木屑飞出来。管大爷感叹地说：“果然是‘泥瓦匠怕沙，木匠怕树疤’啊！”

爹抬起头来瞅他一眼，爷爷连头都不抬。钻圈感到爷爷和爹都不欢迎管大爷，但他每天都来，来了就站在墙旮旯里，站累了，就蹲下，蹲够了，再站起来。连钻圈一个小孩子，也能感到爷爷和爹对他的冷淡，但他好像一点也觉察不到似的。他是个饶舌的人，钻圈曾经猜想这也许就是爷爷和爹不喜欢他的原因，但也未必，因为钻圈记得，有一段时间，管大爷没来这里站班，爷爷和爹脸上那种落寞的表情。后来管大爷又出现在墙旮旯里，爷爷将一个用麦秸草编成的墩子，踢到他的面前，嘴巴没有说什么，鼻子哼了一声。“来

了吗？”爹问，“您可是好久没来了。”蹲着的管大爷立即将草墩子拉过去，塞在屁股底下，嘴里也没有说什么，但脸上却是很感激的表情。好像是为了感激爷爷的恩赐，他对钻圈说：“贤侄，我给你讲个木匠与狗的故事吧。”

在这个故事里，那个木匠，和他的狗，与两只狼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狼死了，狗也死了，木匠没死，但受了重伤。狼的惨白的牙齿，狼的磷火一样的眼睛，狗脖子上耸起的长毛，狗喉咙里发出的低沉的咆哮，白色的月光，黑黢黢的松树林子，绿油油的血……诸多的印象留在钻圈的脑海里，一辈子没有消逝。

管大爷身材很高，腰板不太直溜。三角眼，尖下颏，脖子很长，有点鸟的样子。一个很大的喉结，随着他说话上下滑动。他头上戴着一顶“三片瓦”毡帽，样子很滑稽。提起管大爷，钻圈总是先想起这顶毡帽，然后才想起其他。这样式的毡帽现在见不到了。管大爷作古许多年了。钻圈爷爷去世许多年了。钻圈爹已经八十岁了。钻圈也两鬓斑白了。爹健在，钻圈不敢言老，但他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钻圈把许多事情都忘记了，但管大爷讲过的那些故事和他头上那顶毡帽却牢记在心。

管大爷用脚把眼前的锯末子和刨花往外推推，从腰里摸出烟包和烟锅，装好烟，拣起一个刨花圈儿，抻开，往前探身，从胶锅子下面引着火，点着烟，吧嗒吧嗒吸几口，用大拇指将烟锅里的烟末往下压压，再吸两口，两道浓浓的烟雾，从他的鼻孔里直直地喷出来。他清清嗓子，提高了嗓门，小眼睛直盯着钻圈，亮晶晶的，很有神采，说：“大侄子，你长大了，一定也是个好木匠。‘龙王的儿子会凫水’嘛！”

钻圈听到爷爷咳嗽了一声。钻圈知道爷爷对爹的木匠手艺很不满意，对自己，更不会抱什么希望。爷爷咳嗽，是表示对管大爷的恭维话的反感。

管大爷说：“五行八作中，最了不起的就是木匠。木匠都是心灵手巧的人，你想想，能把一棵棵的树，变成桌子、板凳、风箱、门、

烟说闲话，我们都不敢说穷，您怎么可以说穷？”

爷爷瞪了爹一眼，说：“干活吧！”

爷爷一开口，爹就闭了嘴。场面有点僵。钻圈瞅着房檐下那些亮晶晶的冰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小孩叹气，世道不济，”管大爷说，“大侄子，你不要叹气了，我给你再讲个木匠和狗的故事吧，听完了这个故事，你就欢气了。桥头村有个木匠，姓李，人称李大个子——没准二叔和大弟还认识他，他也算是个有名的细木匠，跟二叔虽然不能比，但除了二叔，也就无人能跟他相比了——我这样说大弟你可别不高兴。”

“我是个劈柴木匠，只能干点粗拉活儿，”爹笑着说，“您尽管说。”

“李大个子早年死了女人，再也没有续弦，好多人上门给他提亲，都被他一口回绝。大家都猜不透他的心思。他养着一条公狗，黑狗，真黑，仿佛从墨池子里捞上来的。都说黑狗能辟邪，但这条狗本身就邪性。去年冬天我去赶柏城集，亲眼见到过这个狗东西，蹲在李大个子背后，两个黄眼珠子骨碌骨碌转悠，好像在算计什么。那天是最冷的一天，刮着白毛风，电线杆子上的电线呜呜地响，树上的枝条嚓嚓地响，河沟里的冰叭叭地响。有很多小鸟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掉在地上立马就成了冰疙瘩。”

“没让那些鸟把您的头砸破？”爹低着头，一边干活一边问。

“大弟，”管大爷笑着说，“你是在奚落我，你以为我是在撒谎。去年最冷那天，就是腊月二十二，辞灶前一天，县广播电台预报说是零下三十二度，是一百年来最低的温度记录。其实他们也是在瞎咧咧，气象预报，是共产党来了才有的事。一百年，一百年都回到大清朝去了。那个时代，还没发明温度表呢。”

“不要小看了古人！”爷爷冷冷地说，“钦天监不是吃闲饭的。他们能算出黄历，能算出兴衰，还算不出个温度？”

“二叔说得对，”管大爷说，“钦天监里的人，都是半神，像那个张天师，前算五百年，后算五百年，算个温度不在话下。那天反正

是够冷的，从咱们村到柏城集，只有十里路，我就捡了二十多只小鸟。有麻雀，有云雀，有鹁鸪，还有两只斑鸠。斑鸠，为什么叫斑鸠？因为它上午半斤重，下午九两重，斑鸠，半九也。我把捡来的小鸟揣在怀里，想给它们点热度把它们救活。我爹生前是捕鸟的，二叔知道，大弟也知道。那扇捕鸟的大网还在我家梁头上搁着呢。我要是把那网扛到南大荒里支起来，一天下来，怎么着还不网它百八十个鸟儿？拿到集上去，怎么着还不卖个十块八块的？要说发财，只要把俺爹的行当捡起来就能发财。但伤天害理、祸害性命的事儿，不能再做了。轮回报应，不敢不信。我是一百个信、一千个信的。俺爹的下场，吓破了我的胆。俺爹一辈子祸害了多少鸟？五万只？十万只？反正是不少。他从小就跟鸟儿漂上了，七八岁时，用弹弓打，人送外号神弹子管小六，我爹在他们那辈里排行第六。听老人说，我爹能听声打鸟。他根本就不瞄准，听到鸟在树上叫，从怀里摸出弹弓和泥丸，胳膊一伸，嗖地一声，鸟声断绝，鸟儿就从树梢上，啪嗒，掉下来了。玩弹弓玩到十三岁，不过瘾了，开始玩土枪，我爷爷是个大甩手，整天吃大烟，家里的事一概不管，由着我爹折腾。我奶奶反对我爹玩土枪，几次把他的枪放在锅灶里烧毁。但烧了旧的，他就做新的。他无师自通地就把土枪做出来了，而且做得很漂亮。火药也是他自己配的。我奶奶管不了他，就咒他：小六啊，小六，你就作吧，总有一天让这些鸟把你啄死。

“玩了几年枪，还嫌不过瘾，又鬼使神差地学会了结网，没日没夜地结。结好了，扛到小树林子里支起来，网里放上一个鸟囿子，唧唧喳喳地叫唤着，把那些鸟儿诱骗下来，撞在网上。人群里有汉奸，鸟群里有鸟奸。那些鸟囿子就是鸟奸。你想想看，鸟儿们也是有语言的，如果那些鸟囿子，告诉那些在天空打转转的鸟儿，说下边是管六的罗网，千万不要下来，下来就没命了，那些鸟儿，还能下来吗？鸟囿子一定是骗它们，说下来吧，下来吧，下边有好吃的，好玩的，把那些鸟儿哄骗下来了。由人心见鸟心啊。人里边，也真有坏的。就说前街孙成良，他还是我的表弟呢，要紧的亲戚。前几

年我跟他一起去赶柏城集，走得早，看不清路。他走在前，一脚踩到一堆屎上，跌了一跤。按说他应该提我一个醒。但他不吭气，悄悄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我在后边，也跟着踩了屎，跌了一跤。我说表弟，你既然踩了屎，跌了跤，为什么不提我一个醒？他说，我为什么要提醒你？我要提醒你，我的屎不是白踩了吗？我的跤不是白跌了吗？你说这人的心怎么这样呢？

“我爹天生是鸟儿们的敌人，杀起鸟儿来绝不手软。他把那些鸟儿从网上摘下来时，顺手就捏断了它们的脖子，扔在腰间的布袋里。那个布袋在他的胯下鼓鼓囊囊地低垂着，他的脸上蒙着一层通红的阳光。我没有亲眼看到过我爹捉鸟时的样子，但我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出我爹捉鸟时的景象。我爹捉鸟，起初是为了自己吃。小时候他就会弄着吃，听说是跟着叫化子学的，找块泥巴把鸟儿糊起来，放在锅灶下的余火里，一会儿就熟了。把泥巴敲开，香气就散发出来。这样的香气连我奶奶也馋，但她信佛，吃素。信佛吃素的奶奶竟然生养出一个鸟儿的煞星。如果那些死鸟的魂儿上天去告状，我奶奶难免受到牵连。我爹后来就成了一个靠鸟儿吃饭的人，鸟肉虽香，但也不能天天吃。人是杂食动物，总要吃点五谷杂粮才能活下去。我爹别无长技，别的事情他也不想干，庄稼地里的活儿他是绝对不会干的。弄鸟儿，是他的职业是他的特长也是他的爱好。说起来，我爹一辈子，干了自己愿意干的事，也是造化匪浅。我爷爷死后，我爹要养家糊口，就把捕获的鸟儿拿到集上去卖。到了集上，把腰间的布袋解开，把鸟儿往地上一倒，几百只死鸟堆成一堆，什么鸟儿都有，花花绿绿的。有的鸟死后还把舌头吐出来，像吊死鬼一样，既让人害怕，又让人感到可怜。赶集的人走到我爹面前，都要往那堆死鸟上看几眼。有摇头叹息的，有骂的：管六，你就造孽吧。对鸟儿最感兴趣的还是孩子。每次我爹把鸟儿摊在地上，就有几个小男孩围上来看。先是站着看，看着看着就蹲下来。先是不敢动手，看着看着手就痒了，黑乎乎的指头钩钩着，伸到鸟堆上，戳那些鸟。越戳越大胆，就翻腾起来，似乎要从里边找到一个活的。我爹抄着

手站着，低头看着这些噙着鼻涕的孩子，脸上是悲伤的表情。我爹心中的想法，任谁也猜不透的。他是身怀绝技啊。如果是退回去几百年，还没把洋枪洋炮发明出来的年代，我爹靠着那一手打弹弓的神技，就可能被皇上招了去，当一个贴身的侍卫。就算时运不济没给皇上当侍卫，给大官大员们，譬如包青天那样的大官，当一个护卫，王朝马汉，孟良焦赞，那是绝对的没有问题的吧？就算连王朝马汉孟良焦赞也当不了，往难听里说，当一个绿林好汉，占山为王总是可以的吧？你们想想，那么小的鸟儿，我爹一抬手，就应声而落，要是让他用弹子去打人，想打右眼，绝对打不了左眼。人的眼睛，是最要紧的，哪怕你有天大的本事，满身的武功，比牛还要大的力气，但只要把你的眼睛打瞎了，你也就完蛋了。我爹真是生不逢时啊。生不逢时的人，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总是冷眼相对。你有权，你有势，那是你运气好，不是靠真本事挣来的，我爹最瞧不起这些人。你有权有势，我不尿你那一壶。生不逢时的人对小孩子是最好的。身怀绝技的人都是有孩子气的，跟小孩特别的亲。我爹身边，总是有一些小男孩跟着。许多男孩，都打心眼里羡慕我，羡慕我有这样一个身怀绝技的爹，跟着这样一个爹可以天天吃到精美的野味。走兽不如水族，水族不如飞禽。摆在我爹面前这些鸟儿可都是飞禽。有麻雀，有黄鹂，有交嘴，有绣眼，有树莺，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鸟。我爹自然是能叫出来的。那些蹲在鸟堆前的孩子，用小手捏着鸟儿的翅膀或是鸟儿的腿儿，仰脸看着我爹：大爷，这是什么鸟儿？黄雀。然后提起另外一只：这只是什么鸟儿？灰雀。这只呢？虎皮雀。这是腊嘴，这是白头翁，这是窜窜鸡，这是灰鹡鸰，这是五道眉，这是麦鸡……孩子们的问题很多，我爹有时候很耐心地回答，有时候根本不理睬他们。我爹面前，尽管围着许多孩子，但他的鸟，其实很难卖。人们并不知道如何把这些东西处理成可食的美味。鸟卖不出去，时间长了，就臭了。在鸟儿没有臭之前，我爹还是满怀着把它们卖出去的希望，背着它们去赶集，但一旦它们臭了之后，就只好埋掉，埋在我家房后那片酸枣棵子里。

那些酸枣，原本是灌木，因为吸收了死鸟的营养，长得比房脊还高，成了大树。到了深秋，果实累累，一片紫红，煞是好看。有一个挖药材的陈三，用竿子敲打酸枣树，每次都弄好几麻袋，卖到土产公司，听说卖了不少钱。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每年春节，都要送我爹一瓶好酒。说六叔啊，这是感谢你的那些死鸟呢。酸枣树丛里，有好几窝野兔子，其中有一只老兔子，狡猾极了，正是：人老奸，驴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这个老兔子，毁了好几个鹰。你知道那些鹰是怎么毁的吗？那个老兔子的窝门口，有两棵小酸枣，老兔子看到鹰来了，就用前爪扶着酸枣棵子，等待着鹰往下扑。鹰扑下来，老兔子不慌不忙地把那两棵酸枣一摇晃，枝条上的尖针，就把鹰的眼睛扎瞎了。我爹用他的鸟网，经常能网到鹰。我们这地场，鹰有多种，最大的鹰，就像老母鸡那么大。鹰的肉，不怎么好吃，酸，柴。但鹰的脑子，据说是大补。我爹每次捕到鹰，就会发一笔小财。县城东关有个老中医，用鹰的脑子，制作一种补脑丸，给他儿子吃，他儿子是个大干部，出入都有跟班的呢。你们看我这是说到这里去了呢。后来我爹在不知受了哪个明白人指点之后，不在大集上卖死鸟了。他在家，把这些鸟儿拾掇了，用调料腌起来，拿到集上去，支起一个炭火炉子，现烤现卖。鸟儿的香气，在集上散发，把好多的馋鬼勾来。我爹的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那年秋天，乡里新来了一个书记，名叫胡长清，鼻头红红，好喝几口小酒。书记好喝小酒，是很正常的。他的工资是全乡里最高的，每月九十元，九十元啊，够我们挣一年的了。二叔和大弟，你们辛辛苦苦地锯木头，累得满身臭汗，一个月也挣不到九十元吧？”

“你这是拿檀香木比杨柳木呢。”爷爷说。

爹说：“听说那个书记是个老革命，原先在县里当副县长的。闹水灾那年，他带领着农民去拦火车，说是火车震动，能把河堤震开。整个胶济铁路，中断十八个小时。气得国务院一个副总理拍了桌子，批示说：小小副县长，吃了豹子胆。为了小本位，断我铁路线。责成山东省，一定要严办。书记犯了错误，被撤了好几级，下放到咱

混得很熟，很多人就爱多帮他打点关系。但其实没有这么回事。我爹是个直愣人，不会巴结当官的。否则，我早就混好了。”

“您现在混得也不错。”钻圈的爹说。

“稀里糊涂过日子吧，”管大爷感慨地说，“胡书记不止一次地对我爹说：老管，让你儿子拜我做干老头吧，我好好培养培养他。我爹死活不松口。这样的好事落到别人身上，巴结还来不及呢。可我爹……算了，不说了。大弟你说，如果我拜了胡书记干老头，最不济也是个吃公家饭的吧？”

“那是，”钻圈的爹说，“没准也是一个书记呢。”

“你爹也是个有志气的！”钻圈的爷爷感叹着，“管小六啊管小六，这样的人也难找了！”

“钻圈贤侄，我给你讲木匠与狗的故事。”管大爷说。

……

钻圈老了，村子里的孩子围着他。嚷嚷着：“钻圈大爷，钻圈大爷，讲个故事吧。”

“哪里有这么多的故事？”钻圈抽着旱烟，说。

一个噙着鼻涕的小男孩说：“钻圈大爷，您再讲讲那个木匠和他的狗的故事吧。”

“翻来覆去就是那一个故事，你们烦不烦啊？”

“不烦，不烦……”孩子们齐声吵吵着。

“好吧，那就讲木匠和狗的故事吧。”钻圈说，“早年间，桥头村有一个李木匠，人称李大个子。他养了一条黑狗，浑身没有一根杂毛，仿佛是从墨池子里捞上来的一样……”

……

那个噙鼻涕的小孩，在三十年后，写出了《木匠与狗》：

……木匠拖着沉重的步伐，不断地回忆着那个收税小吏横眉立目的脸和猖狂的腔调，摇摇摆摆地走进家门。他将扁担和绳索扔在地上，大骂了一声：狗杂种！然后又回头对着湛蓝的、